

人蕩江湖

論盡文化人

佢老母，胡寫了幾篇文字，阿飛居然也做了文化人，真是始料所不及，算是我一生的造化奇遇之一。

那個星期天，「文化新潮」的老編硬要拉我參加一個什麼「普及文化研討會」。老實講，如果不是盛情難卻，老友鬼鬼，我無論如何是不會這樣窩囊浪費一整天的。我地呢班打工仔，與不事生產的油脂甲由仔女不同，他們歡呼THANK GOD IT'S FRIDAY的同時，我們渴望的是謝謝馬會，又是星期六。今年老板娘班契弟的新貢獻是星期日都砌埋，阿飛掛空了的生命又得到了寄託，能不樂乎？那天見有馬跑，躉九九一條友，唔知去邊，平日玩開班女似乎又失晒踪（大概是昨夜風流過後，今朝正尋幽好夢去也），閒來無事，就跟Q仔、張嘉龍、申明班友仔去開吓眼界。聽說同文會謝基、馮志強都有份講，既是自己人，更加無所謂，頂硬上去捧場一番。

當然，我也不會是那麼大公無私的人，阿飛畢竟也有點個人目的，坦白講，就係去睇女。聽說文化女孩子自有一格，對我這個品嘗百味女人的阿飛來說，無疑是有一番新鮮感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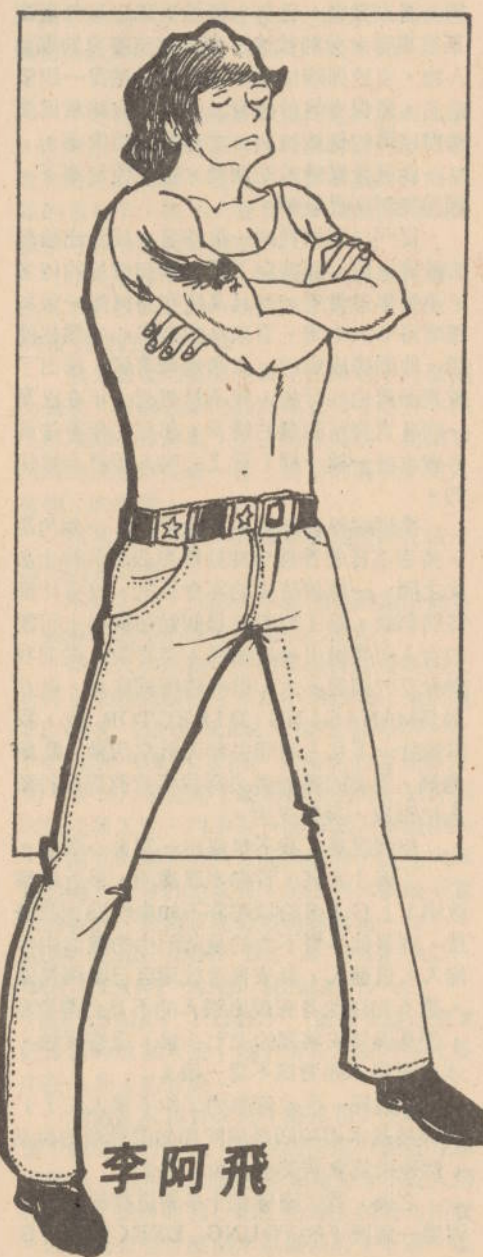
怎料，那朝一轉入藝術中心的馬路，眼前為之一亮，但見紅漆片片，大字籀籀，差點以為返了大陸，受大字報圍攻。定神一看，這邊廂「去你的研討會」，那邊廂「害怕也沒有用，新舊文化人已死！」Q仔從旁點說：「所謂新文化人，閣下也名列在內呢！」

真操他奶奶的，我算什麼文化人呢？原來自「文化新潮」創刊以來，誤打誤撞，促成了新文化人的誕生，使文壇的遺老舊卒大感威脅，憤怒之餘，群起而罵之諷之鄙之咒之，一下子李阿飛和程思己、七靈、犬而、申明、澄雨、史丹、素奇、韓亦倫、Q仔、克鳴、黃輝紅等眾兄弟齊齊出了名，成為舊文化人眾矢之的。今次來柴台的，卻是過氣的激進份子，他們以為所謂新文化人，和舊文化人一樣老土，惺惺作態，無非自吹自捧，製造權威形象，欺騙無知少男少女。

文化何謂之新，何謂之舊，我就懶理，不過好話啦，做人我就一貫堅持原則，我行我素，當下即是，見義則為，見不義就吠，話之佢玉皇大帝耶穌毛澤東孔老二，一於當佢無到。大抵我的作風漠視傳統道德與既成規範，無法無天，行文又牙擦焦積，串到盡，那些文壇老狗睇唔過眼，雖未踏其貓尾，

已興到七孔生烟。於是這個彈新文化人裝腔作勢，其實無料到，那個更抬出民族主義中國文化大神主牌，實行臭罵新文化人「洋場惡少」。

其實，老人家活到這把年紀，依然這麼心火爆，認真唔化。照我阿飛講，呢個世界七都係假，尤其是係香港地這個年頭，邊個唔扮嘢，上滾下又滾，相信真理、相信理想、相信意義者，如果唔係自欺欺人，實在人頭豬腦，患上拒絕成長症的白痴。你咪以為



李阿飛

阿飛沙沙滾，梗係草包一名，查實書邊個唔識讀呀，依家識揸枝筆寫字嘅都自封才子才女啦！個班舊文化人，你估佢地又好馨香咩，我睇住佢地出來撈，睇住佢地老，現在又睇住佢地痞。噃！戴天不過識寫兩行新詩，就自封詩人，當年劉天賜就寫過首「我是一條蟲」窒到佢飛起；要串班文化八婆，自己私生活操守又唔檢點，俾團圓回槍一擊，就當堂脚軟求饒。查實面子啫，道德作崇罷了，正一傳統知識份子的作偽，如果好似阿飛咁一於少理，你估圓圓會吹你咩？岑逸飛，當年又唔係新思潮的倡導者，侈談什麼FANON、MARCUSE，大媽什麼儒家精神的不道德，今天時移世易，又唔係寄居美帝旗下，寫點文字胡扯一番，咁又算唔算「漢人學得胡兒語，跑上城頭罵漢人」？至於胡菊人，當年半桶水講存在主義、自由主義、新左，在「坐井集」吠中國傳統文化，依家要落地生根，俯仰由人，又托住老牛老唐孔老二隻臭腳大吹中國文化之偉大，見之令人嘔心。反觀秋老大司馬長風還有點聰明，今朝搵到米，一於唔同你講耶穌，實行自我陶醉，遊山玩水之餘，發神經般大寫美文抒情一番。

我阿飛做人就好化，又睇得開，依一出唔會得罪人，事關香港地，袋鼠絲苗，為兩餐啫，但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，路見不平，更要拔筆相助。新文化人說七東東，我唔理，至少他們有自知之明，批人之餘也批自己一番，他們要打破的是一切神話偶像，把綜錯紛亂的現實還原為真象，讓人們看得透透徹徹，然後作出抉擇。要是一天他們也成為神話的話，這也不算什麼壞事，最低限度，他們的大吵大嚷，可以打破這個苦悶社會的沉寂，使奄奄昏睡的人們的精神為之一抖。

之所以呢，阿飛雖然那天聽他們發喻風發足一天，也有耐性聽下去。至於班友仔個街頭劇，我也覺得十分過癮，直情係新文化人的作風，有種有型，小弟欽佩不已。

當然，聽完講道後，我又回復本性，快快兩步跑去NANCY的香閨，在萬惡的星期一的到臨之前，享受一下生命。

新舊文化人，阿飛這廂放恣得罪了。收筆之前，贈你們一句佳言，望終生受用：

LIFE IS LIKE A SHIT SANDWICH, THE LESS BREAD YOU HAVE, THE MORE SHIT YOU GOT.